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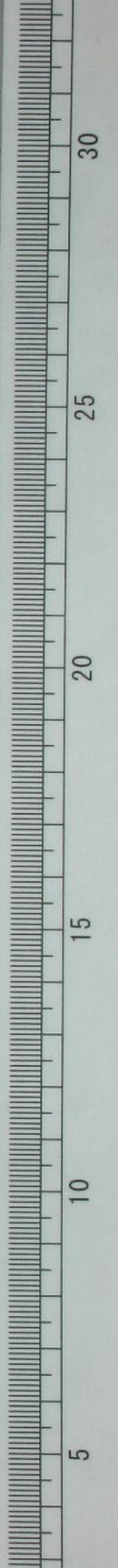
新刻
改正

論語

後藤照

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
3



文庫11
D 24
3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釋閔子疑閔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

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及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及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

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

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反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

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

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

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

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

010190550279

說

說音悅助我君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母昆弟之言

問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目孝友入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八康十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其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

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

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來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勝可以脫而復求大大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之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不可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天喪予

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

子慟矣

從去聲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

誰為

天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矣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

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

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知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李路問事鬼神子

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虔及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主則必不能及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生也

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及樂音洽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

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知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槐故其

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

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苛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差之毫釐緣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

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家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壞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

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善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

有以政事之本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作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

厚有餘家語語其足不履影啓塾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

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魯
曾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由也喭**喭五旦反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

之使和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
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庶近也言近道也屢數至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億則屢中中上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

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至者貨殖數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

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

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子路問聞斯行諸**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

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

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

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

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

何敢死反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

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損生以赴之矣。損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本故，必不從之。蓋深詆二子以死難不取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度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

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

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任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曾參父名點。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汝，然汝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心，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鐵音纖。鐘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一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

之。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親其長死其長矣。晒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富足也。俟君子。非已所能。非有謙退。又以子路見晒故其詞益遜。

赤爾

何如對曰非日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

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禮。諸侯時見曰會。

喪類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鉦爾舍瑟而

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上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十一。四子待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亦而後及點也。希聞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

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壇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末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

言其志也已矣

夫音扶

曰夫子何晒由也

點以子路志乃所優為而夫

子晒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晒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晒

其不遜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

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晒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

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熟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

之學者好高如入海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撰特行有而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晒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濼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 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

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己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曰條件也顏淵聞天

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餘且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慮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觀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惟出悖求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發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

邦魚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孝也
程子曰孔子言仁負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着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
旋中禮唯謹獨便是求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求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
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
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至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
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 名犁向雅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又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有所忍而不易發其德之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言之得無

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待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揚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

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以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太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雅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

憂何懼 夫音扶平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亦可遽以為易而勿憂之也○晁氏曰下

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問音人皆有兄弟

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 子曰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 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

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

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

是不得已之辭請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

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遠也已矣

謂莊莊反想蘇路及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謂毀入之行也嘗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

切近災者也想愆已之寬也毀入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久而信之深矣想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揚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非之也故浸潤之謂膚受多愆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之矣

言君惠實而武備備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

三者何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爭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真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

幸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

及古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古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

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其郭及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

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造乎

哀公問於有若曰羊饑用

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如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丁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

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一即所謂什二也公

以有若不輸其音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若有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

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國之其言是以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意不足乎以一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何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

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節而上下困矣又惡知蓋微之當務而不為迂子

○子張問崇德辨惑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德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

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

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

齊景公字而誤也○揚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

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

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生之以此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

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殺君篡國之禍○揚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及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至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

折之古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

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繯奔魯曰使李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

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揚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訟而不知

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能使民無訟為難而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

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

出重○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

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李康子問政

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色皆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

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

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焉於度反為政者民所視

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

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言名譽者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

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

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

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

名者故虛與羅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

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平本務實故孔子告之皆實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問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夫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於為己先事後

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

人而語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

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遲遲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愚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人

上如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一者之相悖耳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

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

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

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

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知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

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如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水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

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

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 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

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

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天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

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

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度及舍已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下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

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

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轍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平衛子曰

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謂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

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知故

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

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

子蒯聵取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率夫人去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

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天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未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鄧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各正言順而事成矣天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

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民

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

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

稼好去聲夫音扶穰居又及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穰穰為之以約小兒於其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

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知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專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備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

子曰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魯亂政亦相以故孔子嘆之

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苟亦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

子曰適衛冉

子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

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祀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

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

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成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

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世亦可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天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根

民醇厚幾致刑措度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

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

正人何○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

事也知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朝與去聲冉有時為李氏宰朝李氏之私朝也

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李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李氏之家事且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規微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李氏而教內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

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

難為臣不易

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

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

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

其君曰驕而臣曰諂，亦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必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知之？

○葉公問政。第七篇。音義並見。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魯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有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詭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中容敬也。事，恭見於外。故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自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問其次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適於道，不可得也。○子曰：吾欲求夏禮，而夏禮已亡。吾欲求夏禮，而夏禮已亡。吾欲求夏禮，而夏禮已亡。

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適於道，不可得也。

而與之必也在得乎狂者進取獨者有所不為也

捐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捐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捐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捐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與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彼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如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揚氏曰尹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象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怨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皆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

之禍朋友存善棄之損故又別而高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

之禍朋友存善棄之損故又別而高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

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其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六者聖人度其時可矣

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

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進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

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法己私以復乎孔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

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謙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

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

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

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中庸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接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以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

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

射皋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

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

誼皋五報友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具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皋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皋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

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
以不與故俟其出而替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未有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
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

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
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

也深矣忠而知誨之
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卬創之世叔討論

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之反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

大夫州略也創造也謂若為卿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
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

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
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

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
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

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逐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
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

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
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

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
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聚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

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富易人之常情
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

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
魏晉卿之家老

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
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貴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揚

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
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

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
名結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

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
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

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
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入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

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言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縯仁也下莊子勇也再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勇而有終身誦之固矣詳是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且笑

不取乎

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

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

雖賢類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

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魯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奸知而不詳學也揚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天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諱而

不正齊桓公正不諱

諱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諱詭也二公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諱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及無知叔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鮑叔牙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管仲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

力也如其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

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

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

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料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乎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

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僕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氏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

並有三善焉知人此一也忘已一事君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

如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

鮑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

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

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

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

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

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

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自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告而三子曾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敬重者

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弔者半以魯之衆如齊之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執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之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

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汗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

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

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自身克已常若不反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

甲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宜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政出重○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

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

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

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言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

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

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懷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皆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

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自異則聖人於此一章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

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

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揚氏曰君子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

○微生訥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

乃為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前名也前名呼夫子而辭甚厲蓋有齒德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

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

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美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者子壽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

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真我知也夫

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間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

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尤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及已自循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存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知幾是以及此故持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入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

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

可也

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李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整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公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斲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啟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

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

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蕢音葵何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

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擊磬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

斯已而已矣澣則厲淺則揭

硜音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揚起例反硜硜石聲小專確之意以衣涉水

曰厲揭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澣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已志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下也諒陰天

子居喪之名大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已以聽於冢室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室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室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

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此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室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

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

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

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

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豈

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

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

自出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連順之道聰明睿知自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禮焉老而不

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及原壤孔子

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

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

以所殘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當若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實主之言子曰吾見其居

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再故

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有揖遜之容蓋辭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

